金陵集

行狀　謚狀

日得錄

十

金陵集卷之十九目錄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洪公謚狀

金陵集卷之十九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行狀

叔父奉化縣監兼安東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府君行狀

公諱有定字樂哉宜寧南氏自新羅按廉使諡英毅公諱敏始自是千餘年世襲圭組入 本朝有諱在佐 太祖受命封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兼領 經筵弘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宜寧府院君高祖諱得朋通訓大夫仁川都護府

使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世子貳師曾祖
諱龍翼輔國崇祿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謚文憲以
文章忠節爲　四朝名臣祖諱正重通政大夫守慶
尚道觀察使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考
諱漢紀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世子貳師妣
贈貞敬夫人沈氏士人若采之女也公以　景宗二
年壬寅九月四日生生而娟秀眉目如畫髮漆黑學

語已能隨長者讀書贊成公性素剛吾伯父修撰公
及先君子幼時敎之甚有法每平明盥櫛使二公列
坐于几案東西終日授書不得休息其嚴如此而公
於贊成公爲少子特愛之晚年頗弛置不束然公能
自知學一過目輒成誦書法鍾王諸家遒麗可喜年
十四入塲屋爲人書劵遠近諸生來觀之皆嘆曰南
氏有才子矣及冠拜丹巖閔文忠公于安國里第文
忠公見其狀貌愛之執手曰此必大文憲之門者也
勉之好成就公外舅司憲府大司憲徐公命九貞
聖王后從父弟也憫公家貧親老言於銓曹欲以公

爲敦寧府叅奉贊成公笑曰吾兒自當爲副提學豈
令因婦家而得叅奉耶徐公乃止公平生喜飲酒篤
於人倫戊辰丁贊成公憂自是公無意榮進又嘗與
從子平昌公齒相先後家庭間相與爲知己及平昌
公卒悒悒不樂益自放於酒時時爲朋友所起赴舉
然絶不以得失爲念每作文未及卒篇屢取酒飲之
日且暮試官已撤帳而公則陶然坦腹而卧矣如是
者十餘年竟不得第　英宗庚寅始除繕工監假監
役官歲十二月行漢江鑿氷前官以剩氷散之吏及
春收錢緡以爲例至是吏以告公若不聽悉分與姻

族貧者遷長興庫奉事 泰陵直長陞長興庫主簿
移司憲府監察以分臺放料于軍資監時掖庭署別
監一二人醉與倉卒爭斛捽頭髮入庭喧譁不止公
叱而退之飭門吏如有着紫衣吏至者直解衣縛來
將杖之別監相與語曰難矣哉南公此眞雄御史矣
乙未拜奉化縣監至則禮待儒士時邑中大疫民死
亡者衆躬自視問慰恤甚至嘗笞吏至出血公自閉
戶亟令止之曰吾爲長吏不忍見人之流血也每遇
祖先忌日優助祭需兄弟之家子女雖年幼者皆支
給料錢或不量官力而爲之客以爲言公愀然曰吾

早喪父母不得養年踰五十始得一縣亦無以優恤
宗族未嘗不中自媿也吾安坐食廩祿而每聞宗族
有飢者雖食不能下咽豈可區區爲後日計耶客不
敢復言以其年八月十三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四
十月某日返葬于楊州東海谷先塋之下公娶徐氏
大司憲命九女再娶李氏司諫聖海女皆封淑人有
一子公佐賢而有文學早歿一女適士人李惟白孫
星耉曾孫壽獻公愛親有至性雖不以應對給事爲
禮而藹然有孺子之慕事吾先君子如嚴父年及衰
雖異產以居而時時朞月來留不忍離側凡人家金

石篆楷及書札往復先君子之老而倦者多令公倩手公在傍應之無倦色亦無不稱其意友于姊妹推而及於姊妹之夫愛好如同已先君子中年子孫無成長者所著述文章多散落不收公與平昌公謀校正繕寫閱累月工訖先君子文集至是始有善本公性疎恢於一切世務脫落不以爲意所居牆屋壓折不蔽風雨妻子恒有飢色而公則坐外室與客飲酒酒酣喜爲草書發絹素揮灑立盡里巷子弟皆爭來取拾以去而亦不自惜也雖少時姻友之情好者及其當路絶不與之往還於是賢者愈高公之志而不

肖者亦多引以自疎目之以迂闊難用鄭文安公存
謙爲吏曹判書公見而揖之人有誚之者公謝曰吾
只知鄭公之年而不知鄭公之位也公氣仁而詞忠
語訥而行敏望之偉然而郎之語可知爲愷悌君子
也方少年時自負才藝人皆期之以文憲家賢子弟
而謂功名不足取旣而白首嶔崎竟以一縣尉終焉
何天之生公者厚而施公者嗇也嗚呼士何能勸於
善耶惟時遇不遇如何爾雖然今距公之卒三十年
一家親戚無疎近賢不肖而皆曰今世亦有忠厚長
德如某公者否此可見仁心之入人者深矣其視世

之齷齪較利害取富貴於一時而死而無稱者得失何如也公後嗣零替墓隧尚闕誌碣之文公轍以是懼焉謹撮耳目之所覩聞者爲狀以告立言之君子

將仕郎 光陵叅奉韓公行狀

公諱養吾字浩然姓韓氏清州人始祖諱蘭佐高麗
太祖統合三韓官太尉入 本朝有諱終孫事 世
祖官兵曹叅判封清城君 贈謚安襄安襄生諱晰官昌原府使自昌原奉大夫人徙居于湖南之帶方子孫遂爲帶方人於公爲六代祖也曾祖諱忠恕祖諱應祿考諱賓祖皆隱居不仕妣興城張氏學生奉

世之女也以天啓幾年六月初五日生公自幼秀朗岐嶷五歲始授書自此文藝日進長者皆異之年十一丁母孺人憂執喪如成人服闋遊庠學名聲大振乙酉中司馬遂就愼獨齋金先生學所質問論說皆有考據先生多從之因而得交於兩宋先生兩宋皆折輩行而友之己而倡湖南章甫四百餘人詣　闕下上疏請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從祀夫子不報及爲太學掌議又上疏申請蒙允乙巳丁父憂哀毀過節幾滅性自是閉戶讀書泊然無當世之念太學薦公行誼聞于朝遂除　先陵叅奉　肅宗七年凶

黨嗾趙嗣基上疏誣逼 明聖大妃大妃垂簾引見
領議政許積痛哭而諭之仍 教曰予欲閉口不食
而死朝廷惴惴無一人敢言者時公寢疾慨然草疏
累百言使子震相女壻金裕慶上之請斬逆臣之頭
以安 宗社仍棄官歸田里謝絶世事以琴酒自娛
改其所居亭名曰盤桓盖慕陶元亮之風也以戊寅
十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三以十二月十二日葬
于磊川先塋下丑坐之原公爲人端重謙下性至孝
早失慈母事父盡孝敬不以灑掃甘旨爲先而以養
志爲務疾革嚼手指出血以灌之及喪葬祭一於禮

制推以及於庶母庶弟皆得其歡心御婢僕恩威并
至鄕黨莫不感服公尤深於禮嘗與金先生論深衣
之制旣成欲服而行祭議者謂其非時王之制不果
用憫世俗祭儀之不合古禮乃取朱子家禮考證諸
家之論又與朋友往復問難作爲圖說以爲一鄕俎
豆之式盖公之出而施爲於世者僅有斥祠基一事
而其議論樹立亦自有淵源基本矣性又好山水往
往以匹馬出遊嘗東南登月出馬耳智異諸山幅巾
杖屨嘯詠忘返人望之如神仙羽客焉始公成進士
領議政金公壽恒吏曹判書宋公奎濂戶曹判書李

公世華及余高祖文憲公皆在榜中一世皆稱得人
而諸公亦皆推公爲賢士與之交遊其後李公按節
湖南訪公于栗川里第行鄉飲酒禮士益慕公謂知
禮而多李公之能下士也公娶順興安氏學生璡之
女文成公裕之後有婦德奉舅事君子以孝以敬訓
子女皆不失義方先公十八年而卒享年五十九葬
與公同兆生四男五女男履相泰相震相師相女適
權大經趙安期丁載和縣監金裕慶叅奉金冑賢側
室男敏相女適柳重茂履相三男翊箕胤箕源箕泰
相一男復箕震相四男尚箕孝箕聖箕俊箕尚箕進

士後以孝行　贈司憲府持平師相二男經箕宇箕
權大經二男萬雄世雄趙安期一男正規丁載和一
男垕金裕慶一男抃金胄賢三男弁纫內外曾玄凡
若干人公棄官後幾年嗣基之黨復用事　仁顯后
遜位金公寓竄絶島賜死李公受拷掠竄南方宋公及
文憲公竄關北一時忠良之禍棘矣若使公得顯位
而在朝必與諸公同其禍福不然其所立豈止於參
奉時耶公之玄孫錫疇請公轍以狀公之文錫疇年
今七十自遠方凡四往返而其辭益勤爲人亦朴癯
有行可謂世其家者也

謚狀

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南公謚狀

惟南氏世家唐南直隷之鳳陽府至按廉使諱敏始來新羅賜姓封英毅伯其子孫散居英陽宜寧固城而居宜寧者最有名聞有諱在佐 太祖受命號爲賢相後配享 廟庭謚忠景自羅麗之世南氏遷徙顯晦不常譜隨以亡或存或缺而入 本朝多達官顯仕遂爲名家大族繇忠景始公忠景之十三世孫也高祖諱斗瞻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

筵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
政大夫兵曹叅知曾祖諱翊　贈嘉善大夫吏曹叅
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右
副賓客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行通政大夫守慶尙道
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
祖諱尙熏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訓大夫星州牧使秃用鎭
兵馬僉節制使考諱近明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訓大夫儀
賓府都事妣　贈貞夫人全義李氏　贈司憲府大

司憲萬封女也公諱泰會字聖際以 肅宗三十三
年丙戌正月三日生于漢城青坡里第公爲人貌豐
而身長鬚髯美中自沉深有局量自幼與羣兒戲智
慮意氣常過人都事公奇之曰是必大吾門也諸長
者一見皆期以宰相器焉爲詩文才思丰涌不甚讀
書攻業而發於言者蔚然有可觀聲名往往動場屋
間 英宗十年癸丑舉進士後三年丙辰擢庭試丙
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時兄判書公泰耆弟參判公
泰著再從兄淸獻公泰齊諸人皆列於侍從門户輝
赫而公獨屛跡鄉里者七八年日夜攻詩書自娛泊

然無當世之志久之除侍講院説書召試授藝文館
檢閱陞拜司諫院正言遷吏曹佐郎移侍講院文學
拜司憲府持平倭使至差接慰官出爲京畿都事檢
長湍楊州田二邑民皆頌之辟爲兵曹正郎 上曰
予知其可用判書能得人矣時北關大饑有赤鼠食
禾朝廷議遣使監賑 上命入侍從案指公名曰可
矣大臣言某曾任量田不遺錙銖甚得民譽 殿下
誠得之矣遂拜北道兵馬評事及陛辭 上曰予以
一路生靈爲托公至則民皆遮道訴馬不得前公引
鄭監門進圖故事馳驛奏累千言言民飢困狀甚悉

仍計民户壯老弱抄分多少請穀于朝劃得二萬五千斛盡散貸之匹馬冒風雪崎嶇蚕叢鳥道往視民死亡疾疫凡巡十餘州跋履爲三千餘里又狀請嶺南漕米船未至而民飢益甚公令各鎮堡出軍餉穀五之四曰吾寧伏汲黯矯制之罪不忍立視其死而莫之救也或曰此邊備不可用公正色曰軍民盡死焉用粟爲遂分之民仍與諸守令給種糧與牛力勸耕播歲則大熟所全活爲累萬人及還鬢髮白盡

上慰諭曰遯矣塞土活我幾萬赤子良苦良苦教數起立見其貌衰甚惻然憫念之公仍奏清市擾民之

害及傍海諸郡收布等數條弊事幷請蠲恤　上皆
嘉納焉居數日特除弘文館副修撰自是公被　上
知遇常欲以孤忠自效當　國家艱虞之際多言人
所難言者而言皆簡質由中絶無崖異嶄絶亦不爲
較利害詭結人主心或値　上怒羣臣囁嚅而公則
未嘗有懷諸中而不發於口　上獨察其心多屈意
而從之一日召見宰相於熙政堂　上因三司論事
誨諭諄諄諸臣皆惶恐夜幾半公起奏曰　殿下上
奉　大妃下有　元良付托得人此誠　國家無疆
之福也而　殿下臨朝每發未安之敎臣未知其何

故也仍陳輔養 儲嗣之道 上曰儒臣知事體矣
後筵 上問王堂入直人誰也左右以公對 上曰
南泰會賢矣當此之時無顧瞻之心豈不難哉 王
世子因李鎮恒上書不豫者良久却湯劑不進公諫
曰 邸下進服湯劑 睿候快復頻開講筵與賓對
孜孜於政治則自無諫臣之言何必過用心慮此乃
婦人之事聖人所作爲決不當若此願省慮安心益
加調養焉後以都承旨侍 上時 上輟講筵已久
公乃盛陳勤孜講學以進 聖德輔養 儲嗣以基
國本又言威怒過中之失至以危亡迫在朝夕爲言

仍涕泣不能起　上曰承旨誠愚直必有後矣大提
學趙公觀彬論　和敬淑嬪竹冊事　上震怒將親
鞫之大臣恐懼不知所出公進曰觀彬雖有罪顧其
職則大學士也不當加之以縲絏之辱况其罪不至
於此者耶朴文秀亦爭之不已　上怒而起公挽袞
衣隨而諫由是趙公免於刑朝廷見者皆嗟歎以爲
有古爭臣風連除修撰副校理常帶三字御坐遠召
竄海南縣旋宥還拜侍講院司書移司諫院獻納乙
亥差問事郎侍　上鞫囚以勞特陞承政院同副承
旨俄陞爲左承旨秋進嘉善拜都承旨改刑曹參判

出爲楊州牧使爲治廉平　上召見慰勞拜司諫院大司諫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爲京畿道觀察使入爲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府事承文院提調已而特除吏曹參判上疏固辭迫然後出及再除遠十召竟不膺拜掌苑署提調尋遷戶曹參判海興君橿奉使燕中公爲副還未幾拜司憲府大司憲復拜吏曹參判同知春秋館事歸厚署提調又拜大司憲甲申陞嘉義公在諸司奉法惟謹雖權貴人爲請無所低昂然內慈仁尤篤於故舊朋友見其罹禍詈而不能自直則必右之不隨衆爲擠穽下石議論多主平反以此

人或有非之者而久而益爲上下所信太醫蔡應祐
宰果川任主家營作大招民怨公爲監司當路勤囑
爲其地公竟黜遣之當路銜之以他事奏罷居刑曹
宗室光春君棬頗豪橫虐民公爲奏其事以罪之掖
庭署别監孫鼎福毆殺人獄將成　上遽命酌處公
不奉旨後夜　內下標信開門使亞堂發配不關由
於公其見重於　上如此尹志獄起辭連前承旨朴
昌潤有司請逮捕公以百口明其無罪昌潤得不死
尹塾林德躋以言官獲罪會值天旱公上疏請宥此
二人臺諫及大臣或言其非　上曰南泰會爲此言

是矣 上嘗謂承旨任瑋曰爾以南泰會爲何如人也對曰臣自少與之追遊氣味言論未嘗有異也 上曰近觀其人見識甚正矣予於暮年得爾輩數人良可喜也會乙酉値 太祖還都舊歲 上以十月十一日 誕辰宴羣臣于前殿公以大司憲入侍奏曰踐其位行其禮孝之至也願 殿下於位軫守成之難於禮篤繼述之意以鞏億萬年洪基臣先祖忠景公在開國初首拜都憲仰賛初政臣於今日適叨此職愚衷倍激不敢不言 上曰宋仁宗有語王素者君臣當相勉樂而罷是歲擢資憲拜刑曹判書除

內醫院提調兼都揔府都揔管授兵曹判書丙戌加
正憲大夫移議政府右叅贊兼社稷署提調遷漢城
府判尹除知中樞府事以庚寅五月十日卒于位壽
六十五訃聞　下教悼惜親撰文遣官吊祭以是歲
八月六日葬于楊根郡北古老谷負癸之原公初娶
清州韓氏僉知中樞府事滌女生二女長適叅判洪
檢次適權世構再娶漢陽趙氏士人台彦女生一男
二女男綵老女長適任希仁次適大司諫崔獻重綵
老無子取族姪履綏爲後側室子曰策老權尚爛尚
烒尚熽校理任厚常其外孫也公㓜有摰性未冠而

喪母終身哀慕如一日父病思葡萄以非節不能進
後公手藝家園每當忌日送備奠需事伯氏如嚴父
歲一邀置于家甘脆必腆宗族姻朋至當婚喪輒待
公以舉而施之無吝色也公氣弘而語爽與人交洞
見胸臆時或折人於稠衆而人不怒旣而杯酒相對
風流藹然也吏嘗有得罪公者逮公莅府懼而逃公
使人召立役而不復問其判兵曹也韎韋之踵門來
請者雖不能曲從其願而待之各盡歡心故除目出
人無操長短而訾之者赴燕時裝銀頗饒而從人皆
出而分之歸則曰費盡於賃車販炕公笑曰其然乎

人聞之以爲長者也公退手不釋卷尤好周易綱目
諸書時與寒士老生論難温繹旣老家居蒔花養鶴
自書玉泉幽居龍門別業等扁額而藏之以寓歸休
之意疾革家人環泣則公怡然曰吾以布衣致位上
卿年亦至矣更何所恨乎公起家儒生受知　英廟
一歲中超遷至亞卿中間踐歷多中批除授而不藉
權貴扳援之力公感激涕泣誓以身報國居官任職
一以忠實無僞其在玉署銀臺奏對出於至誠能盡
無隱之義不知公者謂氣力能辦大事知公者謂其
剛直無少撓屈當時　聖主之褒獎可謂得公之心

矣考公事行應諡法謹撰次其大者爲狀以告于太常

行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知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黃公諡狀

公諱昇源字允之姓黃氏南原長水縣人其先顯自新羅有諱瓊尚敬順王女官侍中入 本朝翼成公諱喜與許相國稠同佐 世宗致太平配食 廟庭文貞公諱廷彧以文章進奉使朝 神宗皇帝有詔召皇極殿宣示大明會典平秀吉謀犯天子朝議皆言奏聞不便公言奏之可及秀吉叛爲所執不屈天

子詔沈惟敬往諭秀吉乃得歸官兵曹判書大提學
榮光國勳封長溪君高祖諱爾徵通訓大夫定山縣
監兼公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曾祖諱晠　贈嘉善
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祖諱處信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考諱瓛通訓大夫刑曹佐郎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妣竹山安氏　贈貞敬夫人牧使宗海
之女也公幼端愼不雜稍長學於從父兄江漢公爲
文頗有古作家法度　英宗四十一年擧生員四十

七年中庭試丙科明年隸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被注
書薦中翰林召試旋付藝文館檢閱五月拜司諫院
正言 上以特旨復李光佐崔錫恒趙泰億等官爵
叅判趙公榮順辛丑定策大臣忠翼公泰采孫也言
三凶復官吾無以藉手事君上疏陳不仕之義遂下
鄉 上大怒將鞫問榮順賴 王世孫從容陳諫止
減死投北塞兩司論以極律時公適有服引故事臨
喪者未淸齋不入禁中遂遠召不詣臺 上怒其黨
榮順夜二鼓猝以肩輿出 御建明門拿公入問事
郎奉旨詰問公對臣死罪然榮順以故相之孫爲此

疏臣知其心非逆也既知其非逆而斷以死律是欺
天也臣不敢爲也　上愈怒辭敎震疊左右無不股
栗公對終始雍容無所回避　命杖流黑山島又坐
公母與弟竄羅州居月餘　命釋公母弟又數月特
宥公使歸見太淑人明年拜弘文館副修撰又明年
拜侍講院兼文學皆不就冬丁太淑人憂廬墓終三
年　正廟二年除副校理兼文臣宣傳官西學敎授
充御史廉察嶺南旣復　命罷守令不奉法者十人
其尤無良封庫而黜之者三人薦士以經學才智者
一人而又陳諸驛田多被水災往往有絶站者請減

馬以捄其弊由是驛民賴之是時洪國榮居宿衛顓
國柄忤其意者家立碎公所黜泗川監乃國榮私人
也國榮恚怒以他事諷宰相奏削公職仍欲陰中禍
將不測公歸田里不一跡京師未幾國榮敗　上乃
拜公司憲府持平上章自劾仍言修省以誠以答天
譴講學以實以立　聖志風俗之已乖者思所以變
移之紀綱之已頹者思所以振作之人才作興之方
民生休養之道必以三代自期竊覵　殿下於政令
之間或欠寬裕辭教之中或欠敦厚此非御衆以寬
大哉王言之義亦願　殿下懋哉懋哉凡數千言明

白剴切絶無干名自衒之意一時多之又言乙未冬
聽政時洪麟漢鄭厚謙陰懷異志力遏大策其時
宗社之危僅如一髮而幸　殿下廓揮乾斷快施王
章此誠迓續休命闡明義理之一大機會而曾未幾
何　聖志漸解人心狃安惡如鄭妻而黜置幾島凶
如龜柱而未施當律言念國事豈不哀痛之甚乎惟
願亟允三司之請以快人心焉不報薦拜吏曹佐郎
臺臣李益運言公嘗擬試官名登囚供宜刋改瀛館
選部　上命刑曹覈問初公擬生進試望有某甲者
以囊中小紙示某乙曰此黃某關節也聞若發解而

賣其額故吾願以此易之賣此亦可當額乙曰諾少
頃甲曰某未嘗點無用關節後當以他重報至試甲
以冒朴名事覺送刑曹治至是甲曰吾實不識黃某
以諺札小封給朴也啓其小封果諺札也及曹覈上
上乃慰諭之遷吏曹正郎出爲北道兵馬評事皆不
拜 上曰前事已白且外補也其可辭耶於是乃赴
陞弘文館副應教又不拜改軍資監正充冬至書狀
官用都廳勞進階通政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 上
顧謂大臣曰黃某新入銀臺可稱者多大臣曰此人
長於文學故自如是矣進右副承旨拜成均館大司

成上疏復以李疏爲引　批旨昭晰促出者屢乃就
課試公平多士稱之移司諫院大司諫遞爲兵曹參
知時寧邊缺吏曹以公首擬　上曰予愛黃某若金
粒豈可令出外　命還給望筒自是時人呼公爲黃
金粒居無何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歲饑請于朝蠲被
災田稅幾結廟堂頗持之公曰此民事也雖得罪吾
不悔也立再請又不許至三四請則廟堂請罷之
上曰毋問且從其言盡蠲之某其心如古人必有所
見者也已而坐漕事削職敘拜吏曹參議固辭不許
迫然後乃出以事出補加平未一歲召爲左副承旨

改大司成移禮曹叅議轉戶曹復以吏曹叅議因政
望失檢補雲山郡守憫士僻陋買藏經史于鄉校使
時誦習頻以詩賦勸課厚其紙墨之賞明年春擢嘉
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事移兵曹叅判
由刑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除承文院典牲署提
調明年出爲成川府使荒歲招集窮民設賑時北關
民聞風至府者甚衆掾吏請遣歸公曰同是民也有
願歸者則與糧餘皆留之匹馬屛騶徒巡行閭里躬
自監饋而其米醬魚藿糇糧皆捐俸自給麥未熟而
市井熙然民無一人殍者觀察使以聞　下敎褒奬

入拜工曹禮曹戶曹叅判典設司提調未幾拜吏曹
叅判進都承旨典醫監提調甲寅值 惠慶宮誕辰
上進賀箋表裏公以舉函執事進嘉義兼掌樂院惠
民署司譯院提調翌年五月復爲都承旨逆宗裀自
沁島潛入京闉大臣諸臣求入對 上令中貴人閉
閤拒不入無一人敢言者及還配公與諸承旨入侍
陳旣往之失仍多陳勉 上怒以扇拍案亟命退出
公且起且伏屢犯顏色 上命竄公江華旋寢之明
年春進資憲大夫拜漢城府判尹尹文翼公著東嘗
爲 上言公可擢用未幾尹公卒故 上思其言而

擢公仍語公曰今者擢用尹相意也移工曹判書兼
都摠管居歲餘拜禮曹判書知義禁府事　宗廟社
稷署提調連拜藝文館弘文館提學冬除議政府左
叅賛兼同知成均館事六月爲江華府留守　今上
元年入者英社坐烏囚跳出謫金海肎還除內醫院
提調時　貞純大妃垂簾同聽政以侍藥勞　下諭
敎進正憲內賜錦緞拜刑曹判書與修　正宗實錄
七月以王寶書篆勞陞崇政兼判義禁府事冬拜吏
曹判書時　上患痘及瘳以內醫提調進崇祿賜田
結臧獲　大妃薨差殯殿都監提調兼奉常寺司宰

監提調八月臺諫論公居銓循私　上嚴批責之仍
諭公曰臺臣之言出於挾憾鄕當一哂而已公惶恐
屢上疏辭　上復爲之辨晰許遞吏曹以安公心明
年復爲判義禁時三司懲討金達淳公以南海安置
達淳臺臣李貞運疏言判義禁以善地配達淳殊無
嚴討之義宜施譴削其後洪時溥繼以詆公語益憯
盖公因事倉卒固無他意又未嘗與金達淳親厚賴
上庇護事得白俄除弘文館提學公復疏引義遞十
三牌得遞秋又除判義禁　上勉諭曰無情之事已
昭晰矣尚可不出耶屢促之終不就以丁卯七月十

四日卒于家壽七十有六訃聞賜弔祭九月某甲葬
于長湍明達里庚坐之原 初配 贈貞敬夫人全州
柳氏 贈吏曹叅判懋女繼配貞敬夫人安東金氏
公取族子秼爲後側室一男稀公家居以孝友聞尤
痛太淑人以公故南竄自處常若纍人後莅藩郡御
酒食豐侈則輒涕泣終日於江漢公事爲尤厚歿而
經紀其家捐金印文集行于世宗黨稱之咸曰足以
風末俗矣遇人煦嫗謙謹親故雖踈賤必均禮爲吏
尚敎化好緣飾以儒術立朝四十年恬靜自居不喜
交遊徵逐嫺習朝章國故每爲後生少輩樂道 肅

英閒名臣長老出處言行其及見者則歷歷舉衣冠
容止以爲言甚可聽也平生恪守名義其坐趙公時
事聞者至今縮頸而亦以此受知於　正廟初年名
宦自天官佐貳多出　上旨而不藉權貴扳援之力
至位宰相而居第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無異寒士雖
素所忌嫉者歷數當世之清儉宰相指先爲公屈也
文詞醇淡常以理勝然晚年不肯多作喜觀程朱諸
書曰士不深底于道者不可以著書及入館閣　正
廟稱其四六有工程所著一統表及詩文若干卷藏
于家

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洪公謚狀

公諱樂命字子順安東府豐山人也洪氏自高麗國學直學諱之慶都僉議舍人諱侃始顯入　本朝文敬公諱履祥以經術名行著于　穆陵之世官司憲府大司憲　贈議政府領議政世稱慕堂先生文敬有孫諱柱元尚　宣廟女貞明公主封永安尉謚文懿於公爲五代祖也高祖諱萬容禮曹判書謚貞簡曾祖諱重箕司僕寺僉正　贈議政府左賛成祖諱錫輔吏曹叅判　贈議政府左賛成考諱象漢行禮

曹判書致仕奉 朝賀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靖惠
妣貞敬夫人咸從魚氏 世子贊善杞園諱有鳳女
也公以 景廟壬寅七月初六日生其始生有龍馬
負圖之夢自髫齔受書于杞園門下比長益自勵爲
古文終日手一卷端坐夜則爲圓枕少就寢即驚覺
復起治書以爲常暑月衣袴當坐處皆腐穿其刻苦
爲工如此 英廟辛酉中司馬壬申除童蒙教官不
就甲戌增廣以對策居壯元遂擢 殿試丙科第五
人公既治古文章不屑爲擧子業然讀書多故其對
策之文亦不習而工一時誦之冬丁母夫人憂制闋

拜　世子侍講院說書居數月陞司諫院正言尋入
弘文館歷校理副校理修撰副應教應教於司憲府
爲持平於司諫院歷獻納司諫於侍講院繇司書至
兼輔德又除講書院左翊善議政府檢詳舍人掌樂
院軍資監正常帶知製　教間兼東學南學漢學教
授嘗出監江東有詆其辭內而居外者遂解歸故事
都堂選文學之士以備　經筵講讀而以叅下入選
者尤重之名曰南床公自少賤時名重士林旣登第
公議將處以南床會　上意有所激　命自今勿復
選南床遂不果及陞六品卽以準點入弘文館公性

恬簡世方惡公而絶不以進取爲意尤不能隨俗俯
仰當是時公大人靖惠公位一品兄孝安公出入銓
部公既深以盛滿爲懼而又見時事漸有不可爲者
凡有除官輒引疾不拜癸未復拜獻納趙甲彬者辛
壬凶魁泰億子也以辭連鞫獄司諫院請竄 上必
欲貰其罪凡聯啓者皆得譴一日 臨建明門會諸
臣趣公入對公徐趨進從容有規戒語 上方怒在
列者皆惴慄變色大臣以手指畫地作停字微示公
公若無見者遂讀奏前啓至甲彬事聲氣益侃然
上愈怒擊案曰爾何敢如是耶立 命刋仕籍尋又

竄會寧月餘宥還復屢除館職皆不膺甲申坐不就
直配甲山大臣諸臣救之者皆得罪公素善病甲山
居北塞路遠土惡公匹馬蒼黃登途日馳百餘里竟
未見懼悔色在謫常誦讀不輟聲州縣有以金帛饋
贐者皆却不受北人至今有道其事者未幾蒙放是
年冬以都廳勞陞通政大夫拜兵曹叅知入承政院
爲同副承旨乙酉以　特旨除吏曹叅議歷戶刑工
諸曹叅議成均館大司成除弘文館副提學又歷敦
寧府都正司諫院大司諫壬辰春首輔金公致仁以
言事竄絶島　上令三司合啓將置之死退避者禍

且不測時公長諫院獨不肯入拜　命遂削職久之
乃敘時朝論益潰裂薦紳相排軋者日衆而賊臣鄭
厚謙又挾其母從中作威福於是朝士嗜利者多阿
附而仕路淆矣公滋不樂仕宦杜門不與人往還於
一切時論無所與雖親戚當路者有以柄位傾人則
躬自遠之不甚存形跡而曰吾於人無私惡惟惡好
權利者爾癸巳擢嘉善復拜副提學行本館錄臺臣
疏言某某人不當入選語侵公公遂坐罷旣敘除戶
曹叅判司憲府大司憲同知春秋館義禁府事差備
邊司提調又皆不拜乙未留守江華戊戌擢資憲除

刑曹判書移兵曹判書知中樞府事兼藝文館提學
正宗初卽位厚謙賜死其黨或誅或黜　上素重公
至是尤欲一用而逆臣洪國榮方用事又欲相推輓
以進公旣多病遂益稱篤不起凡有除拜皆固辭或
强而後一謝而亦不久也國榮常居宿衛公卿貴人
伺候者塡門排戶幸一顧眄而百不一得有一吏語
人曰吾出入禁中久見公卿趍闕而不入宿衛者惟
洪大爺一人眞高潔士也國榮於公爲族子嘗浮慕
公屢强要不得則候公公退使人要諸路身自立門
外以待之公終不入從路傍交數語而去後客有以

吏語告公者公笑曰我亦不免一見可愧也及國榮敗　上益賢重公數月間連除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右叅贊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事五月進拜吏曹判書連　下敎趣出公一謝後又力辭得解公嘗自誦曰士常存一邱一壑畢命之志則可以當百變矣及是病益甚遂卜居東郊之沙村爲文以告山靈曰衰病侵尋旣難供職抱書歸山古人之則白首之年爰卜一壑笑迎野叟同歌　聖澤所居屋舍纔十餘間竹窻柴扃蕭然如野老家又不治家人產業起居飮食往往有不可堪者而處之恒怡如時與二三學

者講論經傳暇則肩輿行林谿間以琹筇書㕑相隨
而已間被文衡圈點屢除知敦寧府事禮曹判書同
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皆不復出矣壬寅
乞致仕疏凡七上竟不許以甲辰七月初七日卒于
第享年六十三九月壬戌葬于長湍府鷹峯亥坐之
原初娶完山李氏副提學潝之女再娶淳昌趙氏叅
奉義溥之女俱 贈貞夫人三娶完山李氏同知大
亨之女封貞夫人公無子取族子稷謨爲後今奉事
二女適士人金鍾杰叅判權常慎稷謨二男二女男
翰周餘皆幼公狀貌魁偉望之儼然而即之瀜和可

親自幼篤於孝友最爲太夫人所愛豪縱不覊及長
折節讀書退讓自飭爲學問君子立朝以後見世路
嶔崎遂决退休之志除官輒引病不出仕宦三十年
其在公供職僅可以日計嚴於辭受一介不以非義
取與然於恤窮救貧孜孜如不及晚年益用工於小
學李文純公諸書隱然搢紳間學遂而望隆矣則人
皆候其進退如林下應徵之士四方人士聞其風而
負笈來學者亦衆自少讀書慨然以興起古學爲已
任寒暑疾病未嘗暫釋卷遂能根據經史及發爲文
章溫醇演迤不動聲色間或馳騁其辭議天下古今

之變尤長於碑版祭誄然晚益自貴重不苟作始公
之乞致仕也金文貞公熤以書賀曰公之勇退歐陽
永叔范景仁無以過也大學士江漢黃公景源以爲
死須得洪公銘請預爲文誌墓判書權公噵亦生乞
其神道之銘其爲一時名卿鉅工所推重如此所著
有新齋集七卷小學抄錄退溪書抄敬述編玩樂編
儒隱錄及他鈔纂諸書若干種今奉事來要公請諡
之狀公轍少慕公名又從人得見其文以爲出自韓
愈氏嘗喜讀之然爲韋布形跡所拘竟不得一奉藝
苑緒論至今以爲恨乃按家狀又採士友間稱述之

論以爲言而尤詳於恬退之節庶幾知公者在此也歟

金陵集卷之二十目錄

金陵集卷之二十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日得錄

文學

儒佛老世稱三教儒者不與佛老然若論其造詣深處均是極層地位

學問有活法有死法我東儒者闡明性理者不爲不多而率皆有依樣拘束之病所以無眞正大英雄氣像

挹翠軒詩雄健蒼老稱本朝名家而篇帙十遺八九

詩集之行于世者僅一卷予嘗搜訪於舊弘文館
所藏天摩鼇頭等篇裒成三冊以數語題其弁欲
刊印廣布此豈但爲其詩而已
明三百年作家輩出而絕無好個文章惟王陽明當
屬第一
嘗呼傳敎　命承旨秉筆書之　敎曰予於屬文曾
或極微鉤思屢易草藁然後出之但天機淋漓處
却不及似此酬應文字是知文章之妙在於信心
而作信口而發耳
晋庵詩頗疎宕可見自家氣像當屬近世第一

尢庵文論事處多言性理處少

近日操觚家最推息庵藥泉爲鴻工巨匠槩息庵策論之豪邁雄健藥泉疏劄之明白剴切當作館閣之指南津筏

朱子之劄語浩汗正大陸宣公之奏議切於時務予每好之嘗勸學者使之讀習而需用今世或有一種奢華浮艷之論厭家雞而求越乗賤菽粟而貴粱肉者此無他正坐眼目卑識見淺

敎賤臣曰苟志於讀書何患乎仕無暇也

文章雖屬技藝中一事而語其至則上可以占治敎

之汚隆下可以觀性情之邪正六經之道至大而
簡兩漢八家最稱爾雅今世爲文者反謂迂遠而
就小說雜家學之沾沾自喜此豈治世之事哉
故師傅南文清撰明書正綱以弘光隆武永曆三皇
與正統改李玄錫謬誤義例甚正而因當時忌諱
其書不傳予每惜之予在春宮與賓僚修輯明史
以南明爲正統以寓春秋筆法書至今未完而草
本在內閣後若有續成之者其功大矣
下教于冬至正使朴宗岳曰今日因試士用禁僞書
發策問而卿適當專對之任行將出疆召卿見之

蓋行人之責不輕而重至於購貿書籍乃是使臣之末事聖賢經傳諸子百家之流出東國者殆將充棟宇汗牛馬而顧皆束閣不觀惟明清以來稗官雜記遠理悖常之書貪多而務求燕肆買賣相望於道路予甚病之且好書者未必富書富書者亦未必好書只將見在之書足做成好箇文章安用不經之說盡壞了許多門路近日盛京搨本率多聚珍袖藏故看書家頗自取便於賞鑑云而此又不然對黃卷固當整其威儀聊存居敬工夫至於聖賢經訓又不容放倒看過徒令不讀書士子

適長其惰慢之習此尤不可令番副价書狀官之以閣臣差遣者意盖存焉才飭灣府另行搜檢犯者論以重律卿須知悉此意

教臣公轍曰清人詩文皆鄙俚噍殺令人易厭然原其本則自明末諸子先自作俑盖論文如觀樂可以考其時而知其人古先王衣冠文物之鄉一朝將變爲侏離左衽氣數時世之所使安得不然在上者須大加着力自任以興作之功然後庶可變一時積痼之體而士趨復正矣賤臣對曰清人文氣之卑下誠如 聖訓而其中邵長蘅則文體往

往有近正處矣　教曰邵文人多有譽之者而予則嘗痛斥之者蓋先自近正者黜去然後自餘諸家徒歸紛紛而世儒學淸文之弊絶矣

一日予適閒暇乃命近侍奏古談一人言古者有人與人講論語浴沂章以謂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今會點之欲與詠歸者只是冠者六七人童子五六人何也旣而釋之曰六七四十二五六三十合而計之則七十二人矣仍相笑而罷云云此雖出於無稽臆觧之說而亦自有玅合而默契者言不可以俚諺而棄之也

考抄啓文臣及諸生應製試券親自點批或至夜分不寢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又必令賤臣等侍傍觀之下教曰觀人考劵自可知生熟利病不但一己之長益他日需用於朝廷者又豈少補云乎哉

賤臣與閣臣徐榮輔入對時適命書傳教臣等仰奏曰聖上於文字過費精力雖等閒辭敎之間一字未或放過竊不勝欽仰贊歎而亦以此憂之

教曰作文不過費一時精力耳一日萬機左酬右接豈特作文之比乎予亦非不思清心息慮之道

而勉勉孜孜不如是不能安也
看人文字不但看時好有足以知其人處知時亦好
士有能從事於六經者邪說不期熄而自熄矣
故相徐志修未嘗以文章自居而近聞其平生最用
工於經書及其年老致位之後猶能記誦不錯云
故相不會以文華衒世而其工於經學如此今世
之士人人自謂讀盡百家而經學之鹵莽日降月
衰是知古今人不相及處
黃江漢文章人或以蹈襲陳言雌黃而深得八家體
段令人有不可及

李月沙之文醇厚博茂驟看不甚有滋味而讀之逾久令人不厭自古稱文人浮誇少實而斯人則却不然誦其詩讀其文自可驗其後必昌

國初卞季良崔恒之文眞實無文彩後生小子往往相聚而笑之然其好處正在於富而不雜質而不華

氣像好則文章亦好予嘗於王陽明驗之

悔軒集雖是俗下文字而詩頗曲寫情境文亦切近事務不害爲近世名家

近世黃景源文章最號古雅而陪臣考尤得史漢格

法
稗官雜記吾不欲觀惡諸家之害正道也
譚文者動稱生壺谷死農巖後就其文集而觀之儘
然
學無益於正道不如無學文無當於實用不如無文
詩文俱足以觀其人而詩爲尤近出於性情故也
嘗　下教于臣等曰唐宋有八家十家之目明亦有
十家十三家之選若欲以東人文字選八家數則
誰當居先臣等對曰乖崖佔畢之豪俊奇偉簡易
谿谷之古雅贍博農淵兄弟之典重蒼茂俱可入

選　教曰作家難選家亦難南壺谷箕雅當時亦多有爭鬧云槩存拔筆削之際亦係是軒輕長短予嘗於萬機之餘留意於此而久猶未果者以此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勤苦而後能食其力所貴乎讀書者以其能多積而博發也

今之士何病乎不病其不博而病其不從事於經也

以上壬子錄

一日　教曰予在春宮賓僚之所交遊者多經學知名之士每於問寢視膳之暇朝夕討論又嘗淨掃一室潛心爲窮格之學或終日曲跪所御衣袴甚

至敝穿宮中至今相傳蓋予之初心期待必欲到得堯舜地位而近年以來舊學都忘此志漸懈夷考其施爲事業則實多初晚不及之歎以言乎朝象則橫潰而無保合之望以言乎士趨則澆漓而無整飭之譽以言乎民生則困瘁而無制產之方唐虞熙皥之俗尚矣無論漢唐少康之治亦未易做去思之及此未嘗不撫初心而悵然也

嘗憫後世之學者不習於經而又經書之印本行世者久而浸衰 命芸閣鳩財印頒又許藩閫守宰之願印者俾令廣布 教曰鑄字其來已久國初

太宗朝癸未嘗出經筵古註詩書左傳作字本
命判司平事李稷鑄數十萬字　世宗朝庚子
命工曹參判李蕆因舊本改鑄又於甲寅出經筵
所藏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爲字本　命集賢
殿直提學金墩鑄二十萬字予於壬辰在東宮仰
請　大朝鳩得財力以內下甲寅字所印心經萬
病回春二書爲字本鑄十五萬字儲之芸館臨御
元年丁酉命平安道觀察使徐命膺以甲寅字爲
本鑄十五萬字於任所儲之內閣又於壬寅命平
安道觀察使徐浩修開鑄於該營以本朝人韓構

書爲字本鑄八萬餘字亦儲之內閣盖活字之來歷可考而亦寓余繼述之一端此不可以不知又活字皆有記跋癸未字則有寶文閣大提學權近之跋焉庚子字則有集賢殿大提學卞季良之跋焉甲寅字則有集賢殿直提學金鑌之跋焉　當宁丁酉字則有　奎章閣提學徐命膺之記焉今此經書之新印也不可無識以詳始末仍　命閣臣係小跋於其尾

唐子西詩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少年之少字爾等作如何看臣與臣行任對曰或觧以老少之

少或解以大小之小二說不同　敎曰小字之義亦通而作少年之少看則覺意味深長

文章無他難佳處甚不易就全篇中頃刻可千萬言而到肯綮時下一字戞戞作者須於難處着眼易處信手則好文字正在此中以上癸丑錄

陸宣公奏議朱子書牘若合爲一通冊子則甚好故相臣金堉用事業稱而不以文章著今取其遺集見之信是近世不易得之文字功與言互相掩蔽者多類此

盡西銘之時便是一聖人予嘗好之書置壁上而時

加觀省焉

君子苟欲立身事君當以見識爲本有人於此力量才器雖足以樹立事功苟無見識可以明知則於人之是非善惡事之內外本末時有茫然而不能鑑別如此則處置何由得宜施措何由得當故曰學貴乎先明見識也

善端每發於夜氣清明之時人與天地之氣同一清明於此可驗

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予嘗三復斯言而深味之

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卽夷之韓子所謂在門墻則進之在夷狄則麾之者深得此義也

士以端坐讀書爲拙計宰相以學問事功爲二致世道之不可爲職由於此

文章富貴與後世之名此數者人之大願存焉歷覽古來常患難兼此皆物理然也今人不及古人福力而妄欲兼而有之此亦人欲勝耳無其德而兼之則吾知其爲盈也盈者天必欲虧之而地必欲變之鬼神之所害而人道之所惡也

東坡進陸贄奏議劄子却似陸體古人亦不免有摹

擬文字

朱子書小篇愈好予最愛其答呂伯恭書中蟬聲日清之語數行尺牘雖無事實議論之可見處而反復諷詠自不覺其風神悠遠氣像舒泰也以上甲寅錄

挹翠軒詩發於天機者爲多此所以爲東國作家中第一

朴訥齋詩冲澹有治世之音予於此集自以爲有詩中契遇

元脫脫所著宋史多繁冗紀載又少裁擇予嘗病之在春邸時與一二宮僚略加釐正卷帙已成是乃

費用十餘年精力者而自以寓筆削與奪之義讀
之者自當知之諸臣或請刋布而不但予自視歉
然不欲張大凡史記與他文字有異悉書人之善
惡自我而揚人之善則固好若由我而不能隱人
之惡則此最不可又於姦臣佞倖等傳因諸僚見
執有一二件之與本意相反者此尤不可出也
左傳敘事有極鋪張處行文有極簡妙處全篇所言
不過是朝聘會盟戰陳攻伐之事而段段曲折各
異始看似錯亂細玩之彼此賓主俱皆歷歷古人
稱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簡整神妙手段所以三

傳中左最可讀而讀者若只認以凡他文字而不
理會此等精細筆法則大失作者本旨決不容昏
氣讀過亦不容麤心看過者正指此書但經傳之
一行幷書者淆亂未易區別今若依我國刋行紫
陽綱目例經則大書傳則分註不但於看讀甚便
又有合於聖人大書特書之本意矣且左傳專用
史記中編年體段故先後次序尤極分明不宜一
毫紊亂而近聞抄啓文臣及儒生科試或多倒用
遂以左傳中試題本不以倒用爲拘云云此又可
笑今人皆不治左氏擧子冒犯而主司不得黜祛

遂有此一種議論世豈有倒用文字乎尤係無識之一端不可不禁

子之最精切用工者無如小學一書自幼時課讀不知爲幾百遍今雖暗中思索猶且口熟而心通於身心收拾政法施措雖未能自謂一一有得而平生需用多賴於此蓋此書是小子之學而大人之道具焉故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必以豫爲先者欲及其知思未有所主要使格言至論充耳盈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則後雖有利慾揺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

辯言事爲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所以諸書中小學一部尤以早用工夫爲貴

史記英選下段抄附漢書諸傳筵臣以不錄趙皇后傳爲可惜言者　教曰此傳儘是絶作而中間事實多有不好處文體艷冶纖巧啓後來小說家程路此傳之特爲刪拔亦寓好惡取捨之義 以上丙辰錄

工夫最貴課程而但冲年導迪之道常使優遊不迫不專拘束於記誦然後方可養得活潑正大底氣像

讀書之工人皆以幼時所得爲平生需用之資盖精

神專一而嗜慾未萌政以先入爲主不但讀書爲然凡百工技藝之事莫不皆然

帝王之學當以經傳爲主而史記又是急先熟讀者蓋聖帝明王治法政謨名臣碩輔鴻功偉烈不可不於幼冲之時習而知之

小學一部雜引經傳文字若無第次而細玩之則綱目相維前後相因統紀不紊而倫序秩然如吳陳諸儒註釋雖詳於訓義而全昧此箇義例故殊欠爲一統文字栗谷集成雖有意於分節而亦未免後儒評議今若於每篇逐綱分目逐目疏節更成

一通卷帙而使後學豁然貫通無有牴牾煩複之患則好矣

小學之書義理當宗朱子而至於訓詁則古註亦不可偏廢盖漢唐諸儒雖忽於理氣心性之說而於名物度數爲其專門之學故朱子亦於本註皆節取註疏而豢用之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觧時亦多以古註爲主雖如他經傳義理則至朱子發揮無蘊而訓詁則朱子亦未甞廢漢唐諸儒之說而只略定其未醇處而已

小學內篇猶經故簡而難曉外篇猶傳故詳而易知

先朝命儒臣别撰小學訓義今欲移載於新解則舊本有割裂不專之患新本有合則兩傷之弊今一依原本所載而錄之以寓尊閣之義讀者可參互看也

古人年七十有自稱小學童子者此其所以爲大人也歟

上古有敎而無書後世有書而無法敎不徒行也書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夫子正要人旣力行又須學文盖力行弟子之先務而學文亦不可緩大抵只

是發明先後本末之義若只力行而不學文則何
以攷聖賢之成法而識事理之當然哉
學之一字專言則兼知行偏言則主乎知
朱子定著經說明白的確所以往復發明者其於道
理精粗工夫次第委曲詳盡無復餘藴學者但當
依其門路尋繹脉絡而若其裏面許多精微處及
散之爲日用事爲者苟不用朱子當日工夫亦何
由深造自得今人便謂朱子後義理大明後學自
當事半功倍初不用十分工夫如此則無益矣
讀書者最貴日課雖一日所讀不多工夫積累意味

浹洽與一時間讀得累卷書而旋即間斷而忘之者其效不啻倍蓰矣

學者欲得正必以朱子爲準的

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也若只在圈套中下工則其弊也局

博覽强記不足以爲人師何者以其所學者外也

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五經聖人之書也不可選也而予嘗親選爲百篇於萬機之暇朝夕諷誦焉蓋其選之甚約故讀之甚便書不可不選也如是矣

陸贄學問事功不但爲唐朝不數人物其言語文章亦可爲後來模範其指陳利害得失處剌骨洞髓人主見之自多警發觀感

陸宣公奏議論事處太纖悉故或有支離煩瑣令人厭看若倣朱書節要例就句節中刪節去就以爲一書則必當於看讀要切有益

溫公資治通鑑紫陽綱目二書爲史家編年之祖論者各有歟袁之異尚事實者主溫公尚義理者主紫陽二說各有所據而予則自幼時用工於綱目最多故其得於先入之見者爲多不可改也

在春邸時與二三宮僚就綱目校正懸吐書未及成
而至今數十餘年之間諸僚非老且廢則又多有
不在者予未嘗不掩卷而興歎也
春秋綱目俱出聖賢之手而要皆是未定之本故義
例之疑晦處甚多
佩文韻府不過就五車韻瑞韻府羣玉等書而推廣
之凡例別無新奇而取裁極其纖悉東人編撰諸
書中未有如此大家數此無他中國之書籍甚富
而然耳
杜甫詩理致事實俱備一代之史也烏可以一詩人

少之哉

詩必以李杜齊名千載之下優劣尚無定論而如欲學得杜似有依據是知李不如杜也

陸放翁詩圓熟富贍直從胸中寫出而絶無窘迫艱難之態纎巧浮麗之語予甚好之

放翁生於南渡之後崎嶇棲遑備嘗艱難故發之爲詩者多有激昂感慨之旨不但以一詩人自期而已

放翁之律宣公之奏議當作後世詩文之模楷

予選古詩而不取齊梁間綺語小人亂惡者亦不與

焉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嘗取古詩紀抄出漢魏諸名家若干篇而漢則子正

統魏則附見篇末屬之僭國竊取史筆與奪之義

予之辨於正僞淑慝之分者於此亦寓其一端矣

古人文字有决不容復有對者韓之張中丞傳後敘

歐之瀧岡阡表是也八子百選中偶不入録予至

今惜之

經傳以外惟史漢最堪多讀以其質厚而致深意味

無窮然漢則終是爲繩墨拘束故文字外不見餘

地不如子長之豪宕雋潔也

挹翠之詩以唐人之情境兼宋人之事實其天才絶
高處雖置之中朝諸家未必多讓
中國實則夷狄無自而入邪學之橫流亦由於正學
之不明明正學莫先於尊朱子
春秋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大略要有十指焉經
以備史體史以備經法此聖人之微意也左氏之
載事詳於公穀公穀之釋經精於左氏先經始事
後經終義以事繫日以月繫年互相辨理各有同
異道聽塗說之書雖不可盡信名儒是非之議亦
自有可觀而予於左氏之傳酷好其文辭既命諸

臣校正印布時於萬機之暇看讀以爲長日永夜消遣之資盖大義理好文章莫如是書而今之士皆廢閣不講未聞有賈杜專門之學又於試院經義久闕不行自此以後春秋之學幾乎熄矣可勝歎哉

人才漸不如前而近日主司之藻鑑尤不及古人內閣例謄奏科作時或取覽則就中下劣者皆占高等此豈盡士之罪也抑亦有司之過也使後之人誦其詩賦而考論其時則當以爲如何耶

向日科體申飭之後陞補書題皆向經傳中拈出而

以理氣節文之最難解者連日試之儒生率不能開口下手而所謂科作亦隨而傳笑此是經義問難則可也而詩賦風動之體豈曾如此近俗矯枉之過而至於此事亦失本意尤可悶也

小說蠱人心術與異端無異而一時輕薄才子利其捷徑而得之多有慕效而文風卑弱委靡與齊梁間綺語無異此如鄭聲佞人聖人之所當放遠而主試者尤宜詳察而黜陟之不但文體之浮靡者不置優等筆畫之攲斜傾仄者亦書筆怪則不數年當有改觀之效文以驗治敎之汚隆非細故也

心正則筆正亦不可不愼也
利瑪竇倡所謂耶蘇之教爲吾道之蟊賊而獨我國
以禮義之邦士大夫尊信孔孟而不爲異端所惑
近有一種邪學傅會其說傷教而敗倫殘民而害
生其禍至憯也而其所謂廢祭之說尤有不忍言
者然則論語所稱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其將束
閣之耶闢異端之道莫如正學之扶植此今日士
大夫之所當怵畏而勉焉者也 以上丁巳錄
近來精力漸覺衰邁經書輪誦之工不能如嚮時之
專着乃取五經選百而印之務從簡便於看讀鈔

定之役而必準百數者竊取夫子删書之義也書旣成命名曰五經百選更思之選是揀别去就之謂也故改選以篇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威儀旣棣棣矣豈可選哉

五經百篇成筵臣有以 御製序跋爲請者 敎曰此事終有汰哉之嫌不敢爲也今欲於九十八篇之下附以紫陽庸學序以示接統考亭之大義爾古人稱吾於朱子受罔極之恩又曰幸生朱子之後學問庶幾不差予嘗三復而深味之於朱子事雖文字鈔校之役苟有可以服勞者予何辭焉 以上戊午

政事

賓對大臣有言欽恤典則德意甚美臣待罪藩任時驗之則所全活不知爲幾十萬人　教曰今人性多柔懦怒是七情中一而過者恒少不及者恒多典則非不曰良法美制而大抵未聞有暴怒盛加於人者亦可見人物漸衰之一端

教閣臣徐榮輔曰自古近習人主者輒稱戚里宦官然予性素不好此輩惟朝夕左右者有一二學士大夫

嘗　親臨訊囚問目不及於黨同親知歸　語筵臣
曰凡鞫罪人例問其同謀知情者隨其緊歇淺深
而闊狹之然此賊窮天極地之罪犯至重至敬之
地如有不幸而一出其尸者雖以造化之柄欲施
好生之德其勢末由諸臣多力請者而予則終不
以此一欵設問者意亦有在
均役設置乃是　先大王爲生民苦心至德而當時
有司之臣未能深識本意而徒事更張士大夫言
法不便者甚多予每惓惓於此事思欲一番通變
久而不得其術今則胷中自以得一副規畫夫所

貴乎法者上無所損而下有所益此皆移置充補之際兩便而無所掣碍故欲決意行之仍　口授指畫如干條曰大略如此予欲及精力未衰有所施爲一以仰述　志事一以俯貽謨法廷臣誰能有對揚者乎

我朝家法重士大夫雖翰注庶僚呼官而不呼名近來史官輩傳命之際或斥呼卿宰之名此昧例之甚者年少新進所宜講明

時霖雨浹旬　召接羣臣日問八方農政如何仍教曰自春至秋一雨一暘無非予宵旰憂勤不自

遑暇之日而惟九月丙戌以後少得弛心也
三南大饑遣潛行繡衣考察守令之治績及復　命
備堂出舉條回啓請諸不法者勘律皆　命置之
只令飭諭該道臣益加按廉另行黜陟仍　下教
于諸臣曰予每以爲民一念不得已時遣御史而
嘗聞出道廚傳之際貽弊民邑亦自不少今使之
潛往潛來者亦出於爲民除瘼之意也且守令雖
有不治者當寒迎送宜所當念若使犯科者聞此
知感有日遷善遠罪之效則此豈非刑期無刑之
義乎

教曰近來所謂舉條亦屬浮文中一事故事凡諸臣筵奏之可以出朝報者抄出謄頒此所謂舉行條件也記注之才漸不如古而草冊啓下之式出焉又其後書送簡通於當者改字句矣近來則所謂簡通不過是某事何事三數字之改錄送如是也故其所答通便一篇文字點綴磨琢非啓疏而似啓疏不但有遠古例冗語剩語層越莫甚雖以今日輪對言之該司微官之所懷之出舉行條件者皆不得不效之此亦紀綱所關自今申復舊制大小朝會及登筵時筵臣奏語之當出舉條者只以

舉行大畧一依筵說例書入鋪張綴文之習一切嚴禁
今之譚弊者必以袪奢侈爲先務曾聞古之時宰相之以豪侈誇尚者或有衣錦之人或有方丈之饌而餘皆不恥敝緼不厭蔬糲今也則不然大夫有布被之譏貴賤無文章之表貧富一套泯然同色譬之爲吏雖無大不法而亦不見超然自好者其爲糜財之弊比古之時尤甚可勝歎哉向者文武官之綃袍纔令禁之而卿宰之紬衣朱笠則俾復舊制者意亦有在以上壬子錄

宰相者經邦謀猷無出於民憂國計四箇字近來人百病皆從姑息因循中出來又自甲乙之論起一切爲言議可否所撓奪事業便作一笆籬邊物是豈謀國之道哉士大夫立朝先自仁民愛物上須着猛眼工夫

銓注之必備三望自昔已然盖毋論首副末自上視其可否而隨處落點之意也嘗聞 肅廟朝有落點筆以靑黃紅標首副末而抽筒 下批顧今俗習以首點散點窺覘君上待銓官之如何銓官亦用此爲自好自沮可愽一粲

時使臣入燕京有司言本國錢貨不足貿唐錢通用爲便乃具咨禮部申請禮部據皇旨不許先是

上於筵中教曰今番唐錢之貿來雖勉從羣議而予料其必不得來矣及還　下教曰中國之法許銅錢與外國者有罪此雖一事足以觀彼人謹守常憲之規模况皇帝以大耋之年總攬權綱如此大國之守法豈非我朝之幸乎人或以不得準請爲恥而予則殆喜不能寐也

教銓官曰物不可終遺人不可盡棄疏通之政予若心也或以隄防之漸壞義理之不明爲憂而庭衢

八荒胡越一家郎子一副當規畫就其中察其負犯之輕重干連之緊歇可疏者疏之可通者通之銓家若能以對揚爲主而實心做去則非但渠輩之幸也亦可爲迓休祈永之一端卿等須各悉心講究以答予之至意爲可但世或有挾私要譽竊化權而作威福者予所甚惡而痛嫉者在此主蕩平者必曰互對一着然害蕩平者又是互對二字

在上者施措專是順物情

歲九月雷　上下教求言或曰十月雷爲災九月雷

非災　上曰天道玄遠人事卑近雖不知某事某
政之爲何應何兆而人君修省恒若遇災人臣進
言未必待異慮治憂明無非可言災與不災何必
强論
嘗秉燭治審理文案　教賤臣曰予乃求生於可生
也不求生於必死也漢高約法殺人者死唐宗所
戒謹在大獄可死而生則是死者有寃也可生而
死則是罔間於殺者也三尺至嚴予豈以煦煦之
仁强傅好生之名哉誠以近年以來監司守令多
不讀律吏又弄法舞文挽裳對盤法制昭然而奸

所被捉甚皆闊狹至有傷倫敗教之事不一而足

夫辟而止辟卽先王制法本意而若或於扶化敦

倫之際一有所傷則假使酷吏苛文段段得情節

節當辟烏在其弼教之義也不知予者或疑其求

生於必死而予豈爲可死者傳生耶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稱數十溝之水必引數

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

因水磬折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

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

藝而農治水之法本自如此治水然後可以分墅

分野然後可以築城築堿以治水道爲本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凡築城雉爲重雉出城身外大者三丈次者二丈次者一丈五尺直出三丈者横長五丈直出二丈者横長三丈直出一丈者横長一丈五尺比城原身高三丈者加高三尺二丈者加高二尺每五十築一雉城闊加之不拘幾雉左右遇角遇門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均每面除樓角所占不等約一里者樓角之中各二雉二里者樓角之中各四雉以

此加之不足丈尺者五十梁以外亦可以五十梁計五十梁以內亦可以五十梁計通變在人此大槩耳

懸眼之製甚妙每梁當中自城平面爲孔高九寸約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爲彎漸漸平縮每磚一模編成層數字號燒於磚上臨用只照號梁俱如尋常甃砌力同庶磚皮不削則可久磚彎不鑿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爲若干層按圖形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七寸亦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爲度倭每叢銃與

矢虜每叢矢看準數垛伺我守城者一伸頭頸外
視卽叢射之無有不中使我身不敢當垛目不見
外賊卽以句扞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旣不能
伸頭出手下擊任其搖坎布梯直登莫禦必有此
懸眼賊遠則瞭之垛口銃矢射之賊近我兵不出
頭以身藏垛下於懸眼內下視攻城者雖有銃矢
無所施若到城下一見無遺卽將矢石銃子火桶
擲之無不可者賊安能樹梯駐足哉若對垛而登
則垛上可禦矣每懸眼上加木盖一箇以防銃矢
尤妙

予之一副當治法在於遠宮妾抑宦官六字符惡其親昵近習與士大夫交通私徑易熟覆轍可戒今之掖庭署雖許與外廷通謁其爲親習則與宦妾無異而近日承宣輩或與之私相談話或拘於顔面聽其干囑云此事雖小其漸甚大彼方據士大夫之權與名而與無識常賤人納交結歡則其勢易成而其禍難言卿等獨不見向日事乎予遂飭本院與司謁公事外接談者以重罪論著爲式

國内好水草最稱東郊郊置牧場歲放貢馬若干匹堪輿家言有龍馬峯及龍潭其地宜畜馬予欲於

此地大加廣拓貿燕馬之良者耽羅所產好馬數千匹交雌取種計十年可收累萬匹諸路分養之弊不但蘇除脫有不幸則立召萬馬如取內廐謀國長筞此亦居一而有司之臣每以防城與拒石費用大司農工錢爲不便此謗所謂惜一瓦而腐大屋也且聞太僕下屬輩以本塲柴草符同諸宮家及卿相家受價賣用故慮日後設塲坐失其利百般沮戲使不得成甚可痛也若使經國謨猷者早自爲計則史豈有高麗果下之譏哉

賓對重臣有言令朝士及庶人尚青衣者　教曰東

俗好着白衣古傳箕子遺制盖箕子殷人也故尚白云爾而其說傅會無據予嘗病之然法非有善不善也而上督之則下易擾近日以來閭閻中大釀之禁閨門有袪髢之令行之未久今若以青衣一事又設禁條人必有不便者又安知貧者難於遵令而富人之家反啓侈風乎况予即阼以後無深恩厚澤之及於小民者而徒法以臨之不欲爲也夫民猶水止之則靜擾之則亂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亦其勢也須自卿等行之而民之從與不從任其自然可乎予之本意專在不擾民三字卿

等須各知悉而對揚焉以上癸丑錄
築城土石用舉重法費省而功倍造器械頗具器械
之於治末也而舜之齊七政必稱在璿璣玉衡璣
與衡皆器械也故曰工欲善其事必也先利其器
器其可忽諸
三南大饑 下綸音蠲恤備至日召有司之臣詳覆
狀奏曰予之爲民事宵衣旰食不遑暇豫者無他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朝廷之所恃者民心而民心一失
則無可收拾今予之憂勞日夕發帑振廩而不少

惜者不但爲顧頷者景像如在目中欲以此表予心而固民情以貽億萬年無疆之基也平居無事時豈可人賞而戸給哉欲其乗窮困之日易爲德爾以上甲寅錄

養老之禮肇自三代詩所謂酌以大斗以祈黃耉書所謂詢玆黃髪則罔所愆禮王制所謂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者是也漢唐以來遵而用之永平章和之設醬授几貞觀開元之賜帛頒杖其意則同而其制則不相沿襲故有養老而乞言者有養氣體

而不乞言者東序西序左學右學各隨其宜夫年之貴乎天下者以其次乎事親也老吾及人之義不在於酒食儀文之繁簡觀於皇而祭深衣而養老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冕而祭元衣而養老已自先王之時其不相襲而行之者可知也遂於進饌　慈宮之翌日行養老宴於洛南軒前庭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年至者皆與饌不過五六品給黃染巾木杖各一只舉再拜興平身之禮而不乞言

鄉飲酒乃鄉人以時聚會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

則謂之鄉射飲以觀禮射以觀德此先王之敎也
後世不行焉非所以敎民以禮也周禮司徒之職
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鄭康成曰諸侯之鄉
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及三
年大比而興其賢其能者以賓禮禮之獻於王庭
曰鄉飲酒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
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
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尊讓則不爭
潔敬則不慢不爭不慢則遠於鬬辨矣遠於鬬辨
則無暴亂之禍矣敦世敎厚民風俾人知不忘本

莫先於鄉飲酒今若先自國學行之須其法於諸
道州郡幷行鄉射實爲挽今回古之一道予於此
嘗留意焉仍 命閣臣裒集冊子一通旣而 教
曰有其文而無其實則不可此所以不得遽爾行
之也

歲乙卯 閟宮朔望享月一 親行値夏節朔享筵
臣有以日熱言者 教曰事故有未可知望日若
命攝則不可今年躬享朔多於望者亦豫之義也

人皆有進言而以予觀之言路之閉塞莫今日若或
有沾譽者或有挾雜者或有外直而內諂者均之

非公議論也此等處不得曲循而樂從則反有近
於訑訑拒人是知人臣進言之道甚難而人主聽
言之道亦不易
大臣之職與百執事有異德量第一器識次之至於
簿書期會乃其末事近日政府多以年老病廢者
處之廟謨或多積滯筵席覆奏時有未盡勾當處
而此與喋喋口對捷給應事者得失逈别大臣何
可以事務督責但有德量器識之人未易得是可
憂爾
一日䟽决 敎曰惡逆收孥緣坐之律乃後世法網

漸密而然烏在其罪人不孥之意哉況我國素以
士族爲重而繫辱婦女無所不至至於幼弱散配
尤係不忍之政予甚惻然近臣有言及今無事時
著令有光
聖德　教曰此好事留待後日以基
億萬年景籙亦未晩爾
教諸臣曰近日閭巷間騷屑大起皆言朝夕亂作其
爲説頗怪誕不經云卿等亦聞之否或有言妖言
惑衆者在律應棄市令有司加究覈一以法從事
爲便　教曰不如靜而鎭之以竢其久則自息之
爲愈以上丙辰錄

整理所設置予意專在於祛煩而省弊上自內廚供
給下至從班盤纏軍馬輿徒之糗糧芻豆皆令辦
出此所以十萬緡錢之另行拮据者而鑾輿將旋
水衡有羸此莫非　慈德之攸暨也以其剩餘錢
二萬兩作爲穀物名之曰乙卯整理穀分置三百
州縣每年取剩則後乎千百年將得億萬餘包以
公以私如京如坻則所謂推恩而養志者莫大於
此盖愛親者莫尚於順其志順志者又莫尚於廣
其恩也
學校教人之法莫盛於夏殷周而後世所稱鄉約亦

是三物八刑之遺制也宋儒及我東諸先正多有節目條例之可以爲法者而皆不如朱子增損呂氏四條之爲簡要切至今欲以此頒之郡邑使之講行而俗之弊也久矣能有觀感竦動而興起者乎不然而爲文具而已則初不如不爲之爲省簡矣

大臣之職與他有異先德量而後才具則雖似遲緩無功而不言之中體統自嚴紀綱自立宋帝常稱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置相之道求備於大處而闊略於小處然後方得眞宰相事業

宰相居人主之次爲股肱輔相宰相之權重然後主
勢可尊向於妖賊竊弄之時習俗日壞紀綱日隳
無論事之大小大官或俯首聽命於用事者彼則
晏然指揮而暗圖虛張之勢此則恬然奉承而自
占便宜之地以致十數年來滔滔之弊習莫可救
藥苟欲矯時而正俗當先自此事大加淬勵使一
世之耳目嗄醒然後可以有爲也
廟堂規模與他司有異而近聞京外呈訴不問事大
小當否一例判決甚至徵債之訟不有京兆司寇
而越格題給體統不嚴而下吏從而有受賕之弊

此豈宰相不親細務之意乎
公家文字至爲謹嚴一字不宜誇大而向時廟堂之
臣於判付跋尾每以鋪張朝家德意爲能事至於
燒戶渰沒等按例恤典亦皆張皇爲說連十餘紙
不窮事體之屑越姑捨是四方士民必當有窺其
淺深者文貞公金熤筵奏禁止故相之言予至今
思之
嘗於遇警翌日 命行賓對 教曰予之敬天一念
何時不憧憧對越而每於遇警之時益有不遑暇
逸之意賓筵雖無別般消弭之策而早朝勞動以

示身不自有之義亦是安於心之一道也籌司坐起之飭令頻行決知無實效而并與此事而廢之則其弊有不可勝言雖是前例文具而亦有不可弛者矣

生民休戚專係監司守令所宜愼擇而近來人才漸不如古每一員缺銓部遍搜官案而不能覔出可合之人云此言過矣不借異代足了其事拔其尤者便可得人雖不得綜練事務興利除害之才但以不恣爲不法者任之則斯可矣

每當守令辭陛必召見而送之盖出於爲民一念不

能弛忽而然也或以奏對失措有請罷拿者予甚
非之盖觀人之道不可以言語動作之敏給踈鈍
斷定其政事能否予曾驗之於人多矣
予未嘗罪一言者竊覘者罪之黨同而伐異者罪之
近日三司章疏無非俗所謂板凝心之謄傳故紙者
舉筆徊徨含口呑吐謂犯朝政之所當諱則言之
懼獲罪謂涉時人之所深忌則論之懼見忤就其
中求平平無頗下劣卑近語爲彌縫塞責之計如
此則簡牘雖日積於公車而無益於治道矣有可
言則言之無則不必强覔古雖有三日辱臺之律

而似此陳腐說話之視若課程者則初不如不爲之爲愈也

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旨哉斯言近年以來權妖連有竊弄元氣索然沮喪紀綱日益頹敗無復有可爲之道而予則終始有炯然不惑者觀於前後之用捨好惡可以知之矣

向日兩罪囚之處分有曲費商量者大抵罪犯之無知而妄作者雖重惟輕義理之所關者至大則其漸可畏外間之不知者或以爲過於分數而此有不然者易有之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每兢兢於

此而不敢少忽焉可不懼哉
戰船之通用於漕運實係修明舊典之一端而亦寓兵農相須之義先令廟堂關問便否而統帥所報徒守忠武之遺制不知忠武之妙略今人之局於見聞不復知通變之道如此誠爲可惜或以三層樓板之撤去爲難而此有不然盖樓板之設上以備瞭望中以爲休息下以藏器械此是戰船之制而戰時則撤漕時則設亦是化無用爲有用之道雖非巧匠一舉手可移何必膠柱鼓瑟轉動不得乎或以待變漕運俱在風和未回泊之前海防有

踈虞之慮焉言而此亦不然營邑鎮戰船旣非一
隻之留泊漕稅穀轉輸亦非多船之盡用則今年
用某邑鎮之船明年用某邑鎮之船周而復始限
年替用則何論往來之遲速與應接之艱乏乎至
於柁櫓軍使用之不便云云尤不滿一笑船之浮
沉在於卜之輕重櫓軍多少又隨而增減若必如
印一板加損不得則設有邊關警急之時必點一
百九十五櫓軍無一闕額然後可以出應乎似此
死法將無所施而忠武以後將不得人徒以口傳
之硬法看作金石之定制皆不知酌古通今之術

而徒以變法移制爲重難大事甚可慨也

筵臣有訟南怡之寃請伸雪復官者　敎曰怡古之名將也柳子光以其詩句中一語羅織而殺之國人皆悲之然此等陰德好事留作有餘以待後日而爲之未爲不可

拜而加額非古也有悖於禮故改之朝服而用品帶今也爲時王之制故仍之

時有妖言掛榜者將抵法詢問於賓筵皆以一律爲請有一重臣自外而來未詳事實而欲循次仰對敎曰此死辟也卿豈可一毫未詳而強對之耶

御史不可不遣亦不宜頻遣盖廉採失宜則良吏或被罷遞咨訪無所則民情多有壅遏惟在擇人而試之以時也

甲器之禁惡其奢也紵袍而用紬裏者禁之緌帽而加風遮者禁之欲其惜費而祛冗也 以上丁巳錄

人物

予於宋文正有千載曠感之遇

孟嘗君食客常三千人其任俠好義如此故能自得士

予於節義之士崇奬褒贈未嘗或忽如近日金忠壯

之遺事林忠愍之實紀亦其一二也至於李舜臣
眞千古以來忠臣名將若使出於中原漢之諸葛
孔明亦未知孰爲雄而孰爲雌也至於壬辰討倭
之功百世永賴而制置邊防方略具在其風聲義
烈尚令人凜凜然起慕　列聖朝貤贈之典至矣
盡矣刋刻之文字頗疎漏予自臨御以後每欲彙
撰一編成書又臨篆首竪牲石於墓道尚未遑爲
近始留意於此事
敎賤臣曰予在春邸賓僚之在左右者多知名士若
爾父文淸及故相徐志修諭善朴聖源皆所謂極

一代之選者也顧今元良資質天成智思日開輔
導教養之責誰可任之自數三十年以前而言之
則向所謂諸人猶有不及古昔之歎而自今而論
之則亦不可得人才之渺然於此尤可驗也
程叔子之學比伯子天品較低
陽明之學人或譏之以異端然其氣像也文章也事
功也當作有明第一人物
近日朝廷之不尊專由於士大夫之自好者少以上壬子

錄
嘗覽故處士柳馨遠所撰隨錄論城制甚詳磚板堵

雉有天子王侯伯子男等級而其分軍置將之法用糧計工之方俱有條目以爲築城必以其時毋當農節其調軍丁必依常格除番赴役愼毋格外別調又曰華城都護府邑城可築今之邑治亦可然方之北坪不啻霄壤北坪乃東方大地結作深奧規模宏遠設邑建城眞是大藩鎭氣像此人在孝顯間以經綸事功自任而適不遇時不能展布其所蘊間擧栗谷諸賢語以自潤色學術亦可謂醇矣至論華城事到今若合符契予尤深味而歎賞之仍 命銓曹加贈某官訪問子孫以聞 以上癸丑

錄

惡人不足畏狠人不足畏細人不足畏惟分數不明人最可畏分數不明則其於善惡無所擇從而流弊至於無所不爲人而至於無所不爲者極可畏也以上甲寅錄

退溪於栗谷先輩也其辨四七之論栗谷彊辨不已而退溪終始無愠色於此亦可見退溪之忠厚栗谷之明銳以上丙辰錄

道德文章節義兼備者惟河西金文正其人乎後見其遺集氣像淸明灑落可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

而宋先正所撰碑文中發揮甚詳葢河西得先正而名益彰也

栗谷氣像光明灑落退溪心地質實篤厚諸葛孔明資稟之美學問之醇出處之正當求之三代以上雖置之孔門四科之中未必多讓予每欲躋享於聖廟者意非偶然也以上丁巳錄

訓語

教賤臣曰近臣乃遠臣之所效則也況內閣地望之清華揀選之難慎比瀛館翰苑尤迥異前後膺是任者僅爲三十人爾乃乃父之子也若隨波逐流

放縱無檢以貽近臣之羞恥則其辱上簡而玷世
德爲如何爾其勉之
君臣兼家人父子之義然後情志乃可相通
召見諸閣臣于臥內　元子侍坐仍顧謂曰元子衣
尺日長知思漸開接見諸臣無面生底意予心嘉
悅又　教曰予自在春邸多賴一二賓僚補益之
功冲子他日所交遊而朝夕左右者如卿等端良
之士而異趣不正之徒不進然後乃可臣等起而
作曰　聖教如此此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
也

程伯子有言曰熙寧之事乃吾黨激成之善乎斯言
也士君子立朝不可不深自體察焉
暑月 御苧衣衣屢濯而敝賤臣嘗請其故 教曰
今年新裁夏服只數三領遞相進御適値霖雨未
及澣濯故如此又 教曰人於衣服嫌新縫重密
則不經一着先付洗熨者有之此甚可惜予於服
御每令有未盡處存亦欲以此貽諸後爾
人不可無罪己責躬悔亦不可長留着胷中學者須
深味此言然後可以知過亦可以進矣
御禁苑頻行射禮 教曰射藝即我家法也不敢不

留意每射小的十巡五十矢獲四十九矢餘一矢不發諸臣請其故　敎曰凡事不必做到十分留其一以符大衍之數亦好

神必會於氣像好時事必成於精誠到處

義理天下之公也不當偏主世或有乘機藉重挾已私而傾奪人者其亦不仁之甚矣

伊川之戒哲宗曰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予於此一言庶幾無愧以上壬子錄

所貴乎進言者以其誠且直也惡沽譽者惡窺覘者惡希覬者

雖是堂堂大義理而有毫髮計較之心則斯爲利而已矣

凡人之發言行事在審己而已不必恤世人之浮議天下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事恤人而不審己則終爲無主宰之人士之立朝者尤宜深戒

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每仰古人爲不可梯級而謂今人卑不足有爲此亦過矣蓋求之則有矣而但慮區別未易需用未盡耳

春秋特書春王正月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此時君世主所通患而歷觀前史小人道長時多君子道長時少盖小人善中人主之所欲而急於進取故君子每爲所陰中擠去而不自覺也此是陰陽進退之一大機會人主所當深察而猛省處也

君子未必皆迂闊而常以迂闊見棄小人未必皆綜核而常以綜核見用君子未必皆好黨而常以好黨見疑小人未必皆無朋而常以無朋見信

故諭善朴聖源嘗於夜對見設蠟燭戒其侈費此山野老生之談而予每燭下讀書未嘗不思其言也

矯時救俗之道莫先於正士習近日以來喜事游談之徒不但爲渠一身之放倒而已好言人是非妄論朝廷得失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予不欲聞士子有此行也

儒生替行臺閣之事斯文事外凡朝廷懲討之舉無論事之大小輕重率皆封章爭辨自許以士氣士論而其實則無非不誠實好譁之輩不耐安坐讀書必欲於無事中求有事而然士林之羞恥已無可言而朝廷之不尊亦由於此予於向日館學應製書題有激而發者存欲其觀感而知所丕變也

近來山林之士多以廢舉不仕隱居求道爲高致此
與聖人博施兼善之義有所不同而其清名雅望
流風餘韻自然爲多士之矜式朝廷之人亦不敢
放倒拘撿輕自去就有所恃而自勸有所憚而不
爲嘗謂山林有一賢士無異廟堂得一良輔猛虎
在山藜藿不採者此之謂也
孝廟奮發大志治法政謨一洗漢唐之陋而其所與
經綸謀畫者率皆是巖穴宿德之士若改玉以後
勳貴諸公一向任事則規模必不能如是之光明
正大矣

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輔導儲嗣爲先務而賈
太傅所謂聞正言行正事者莫先於左右之先得
其人大臣之請舉用禮也雖以遲待之意下教於
筵席而妙選左右之道亦不可少緩無論朝紳與
草野儒生就其中得文學行誼著稱者若干人出
入講席朝夕親近不必別立官名如家人朋友之
禮不知不覺之中自然有薰陶觀感之益則其爲
冲年啓沃之方未必爲少補選左右而聞正行正
之要亦莫先於此矣
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此古君子公耳忘私

之義也甲之所可乙不敢否乙之所是甲不欲非則此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者也喜同而惡異不但於學問工夫最忌朝廷言議之間尤宜深戒

十二月三日召見諸閣臣 教曰每年是日召見卿等者上以不忘 先大王慈覆之恩也下以欲使後生新進聞而知之也又 教曰乙丙奸凶之醞釀排布至今思之凜然厚麟兩賊是予近戚其害之如此乃是天理人情之外彼不及見者又烏知當時安危迫在呼吸之狀乎

韓信之用兵唐太宗之用魏徵一言以蔽之曰分數明

士大夫立朝處事衹當將誠實二箇字作萬金良方若粉飾取妍如婦人樣子則目下事到雖或有安排彌縫之效而畢竟不知不覺中自底於干犯罪戾之科可不懼哉

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驗之儘然予嘗三復其言

故事有賜饌諸臣必作而後食及撤又袖而歸家非重飲食也重君賜也 先朝晚年及予嗣服之初

卿宰有行之者今無之亦遠禮之甚者世或有糊塗底君子無儱侗底小人做君子難爲小人亦自不易

御內苑與近侍賞花釣魚　御釣及諸臣所釣者悉命放生　敎曰古人詩曰取適非取魚亦此意也以癸丑暮春倣王逸少蘭亭修稧故事　命閣臣翰注諸卿宰及諸臣子弟韋布者皆許入參凡四十二人伊日忽雨霆或請以退期　敎曰昔魏文侯將與虞人獵不以雨而罷期良辰勝會不可再來遂以步輿　御籠山亭分舘賜坐移竈設饌旣而

又　命閣屬官各授諸臣墨箋以近古體俾皆從
長製進勿限以時刻時天氣得雨益佳花香撲鼻
曲水潺湲諸臣皆極飲盡歡而罷一時莫不稱爲
美談勝事

三代以後帝王之號稱英明者率皆兼治黃老不但
在上者爲然名臣碩輔其學亦多從這道中出來

暑月有以所　御殿宇之湫隘爲憂者　教曰無傷
也靜以勝之此最耐苦要法又　教曰念彼蝸屋
斗室不堪其苦之狀未嘗不以己推人也

承旨史官奉命　廟宮者及回奏必起而作嘗值

上候未寧藥院入侍于卧内時　上疲倚召接語及　殿宫問候輒坐而答之筵臣竊識之或以爲此適然爾後未嘗不然

今之士大夫賤名檢而樂放縱已之所以自待人之所以待之者未曾以古人風裁期望故一或有言事施爲則人將不信以爲非出已意甚者則曰窺覘上意以爲此此方今之痼弊而究其本則吾之平居言行無素有以自取盍亦反諸身而求之

賤臣以承旨入侍　命書傳教而適有刪改者未及了字樣而塗鴉便寫他字　教曰作事不可有始

無終作書不宜止半不成亦可見人性精粗處亟
戒之
湖西御史李肇源復　命言具純居鄉不法狀仍及
其事親不孝罪在難赦　上語筵臣曰御史雖許
以風聞不孝人之大辟也不按覈其虛實而只信
耳聞論斷者甚非朝廷尚忠厚之風也肇源尋坐
所按諸條不審罷
諭閣臣等曰設置内閣豈直然哉秘府圖書上應奎
壁之躔　列朝文章遠符河洛之傳漢石渠之地
分清切宋龍圖之規模嚴重非但侈夫人之一條

氷御也近聞閣臣等每多占便避事底意全無視
官如家之心下吏之怠慢而患在呴濡儀節之廢
墜而怠於修舉徒有五日一赴卯進午退之故事
而亦皆閒談消遣甚則詼諧無節不以爲恥此豈
但孤負予優禮之意也將無以表率於百司矜式
於具僚由今以往相與勉飭俾有矯變以副予設
置之本意無使石渠龍圖專美古昔
用人有道惟捨短而取長乎如此則眼前無不好底
人天下無可棄底人
我朝規模敦尚名教鄉士大夫之立朝事君者皆自

有根基本末故　宣廟以前大臣以格心正事經邦濟民爲事業而逮至　顯肅以還名臣碩輔雖不及古昔盛際猶能崇尚名節高自標致不欲與流俗同浴在邦則有靖恭乃位之譽在家則有孝悌克家之美推而施之用捨注措之間皆從這所學中出來近日故家華閥未聞有讀書種子於是乎名檢日賤而世道日壞弁髦義理曷參勢利不復知世間有羞恥之事朝廷由是而不尊國家由是而受害永念厥故寧不寒心今之談務者莫不以懲討之不嚴紀綱之漸紊民生之益困爲救時

之先務而予則曰凡今之百千事爲莫先於士大
夫名檢二字譬如本源淸則餘波不期疏而自淨
前後舉此而曉告簪紳飭厲中外者不知爲幾數
可謂用心之良苦而十八年來成效邈然習俗日
下將不知世道稅駕於何地也可勝歎哉
不能辦大事建大功者無他病在姑息二字
古人做事先見得三四重今人作事不能見得一半
重待他落眉端手頭却擾攘不知所爲此正坐不
讀書耳
人皆言淸官要任不願做不堪居而及其得之也猶

恐失之譬如芥醬苦口有攢眉而不肯捨箸者甚
可笑也
平居見得義理須高人一等然後臨事做時可與平
人等不然則反不知落下幾層而今人常時眼目
太低所以無超俗拔流底事功
耆社考績日用　先朝故事遣史官　賜詩頌粥于
諸耆臣諸耆臣翌日進箋稱謝　上召見勞問又
賜酒饌以侈之左右皆呼千歲時　元子侍坐
上問曰今日耆臣爲幾人　元子對曰十四人矣
又曰十四人之年幷計爲幾何對曰一千二百有

九矣　上顧笑樂之諸者臣皆賀曰書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臣等幸際太平同登壽域此莫非造化陶甄之力而仰瞻　尺衣天姿日表已具大聖人氣象此實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也皆起而拜　元子答拜以上癸丑錄

好事不厭其遲待不多得使其事常遲過而人常遲受與其躁迫而速行之毋寧姑息而留之爲惜福延慶之道也

邑不弊於庸吏而弊於能吏文不弊於無文而弊於多能文之士

天下之樂常使不滿其分分不滿乃有不盡底好思

天下之事常使不了其端端不了斯有無窮底趣味

舉重引重二法驟聞人不知何以爲然而細究之則亦自有至妙之理不得不然之勢今夫權衡之稱物也錘不過栗子大而自銖而斤輕重畢舉天下之事固有不可知者而語其理則一而已夫子之言曰吾道一以貫之理無大小而皆從一道中出來

凡曰某事難者皆不爲也非不能也人之才分固有

限量而肯心所指事無不成怠心所指事無不毀
人之喜事者以有肯心而常覺於易也人之厭事
者以有怠心而常覺於難也
予御極二十年治法政謨未能復堯舜三代之盛閒
燕靜思未嘗不撫初心而興歎然其義理玄奧處
心術隱微際取捨好惡時要看自點檢來亦幸平
日學問之不至大差非但予天畀炯然有自守者
又賴嚮時一二臣輔導之力也
嘗 御筆札近侍以華杻硯匣進 敎曰此近於太
侈又聞近日豪華家子弟好治此木價甚踊貴云

其易以他硯匣

筆端有口能說不傳之訣胷中無障能盡難言之情古人臨事事小於身故易治今人臨事事大於身故難辨古今人不相及正在此一着譬之於碁奕手法愈高而視局子愈小

教整理諸臣曰明春飾慶志喜之舉實是我家初有之事在予爲千載一時之盛會也以予歡欣慶祝之心無有限極而　慈宮深存謙抑每以節省百用爲教卿等於靡不用極之中亦存一毫張大之戒以盡物儉儀備之道則於予亦爲養志之一端

卿等須體此意也

追上 景慕宮尊號 親詣 閟宮展拜議定及改號亦如之歸語筵臣曰今番 尊號中二字以襲古年號改議此是莫重莫大之事故予以靡不用極之意謹按 先朝已行之例而改之然此事終非爲法於後世者須有一番著令乃可

壽靜殿在內苑 孝廟時爲 莊烈大妃所御之所至是將行 大妃上號受賀之禮於此殿 命戶部修治日日早臨役所 御幕次看董時日氣甚寒有咳嗽候近臣以爲請 教曰受賀之必行於

此殿乃予繼述之一端役事有所重非不知自有有司能辦而必須親自來董然後予心乃安人有恒言雖未得做君子決不肯作小人此不思之甚也毫釐不謹千里差謬言不可若是易也以上甲寅錄

陪慈駕詣華城站設幕次進米飲輒先期下馬手舉轎簾承候次視米飲寒煖多寡以進每站常然時適雨下整理堂上及諸近臣或以沾濕步履之勞爲言教曰逢此千載一遇之慶心有所樂身不知疲也

嘗　教諸閣臣曰文章有道有術道不可以不正術
不可以不愼予於近日選歷代詩家爲五百餘卷
名曰詩觀盖詩可以觀之意也若唐之孟郊賈島
明之徐袁鍾譚體法寒瘦音韻噍殺非治世之希
音故弁拔之筆削之際自以有錘秤衮鉞寓於其
間鄕等出而語後生小子俾各知之文章關治教
之汚隆人心之正僞况詩之發於性情者乎
柳星漢頃年一疏事多爽實謂之妄則可也而擬之
以逆律則太過予於前後絲綸言語之間未嘗去
姓呼之廷臣必有能默會予心者而伊時有一妖

人入而奏對者出而煽惑者心口異用以致朝廷之一塲疑懼誠不料人心世道若是之無可恃矣可勝歎哉

山林高蹈之士亦有待而興者前時朝廷之所以禮遇儒賢者以誠而不以文又是士類名望所歸故自好之士往往有輕爵祿而守邱壑者近日則上所以優禮者漸不如前而士大夫以進進不已爲第一等事君道理一或有之則又羣聚而笑之誰肯有聞風而從之者

古之人少年似老年今之人老年似少年古之人自

重令之人自輕故也

元子宮嘗侍側讀書習字每　令整衣跪坐曰學問之工必自衣冠瞻視始此不可不慎也又曰閭巷童子有紙鳶蹴踘之戲課業多爲放失而宮中本無此等雜戲游嬉常不離書冊翰墨之間一切無外事此爲一助耳孔子曰游於藝孟子曰求放心志于學者當存涵泳優游底氣像而使此心無外走則庶幾至道何必汲汲然欲速而不達哉

小冊書官案中緊大職名授　元子宮俾令誦讀之暇付籤懸注　教曰此似爲不悪之務而帝王之

學與匹庶有異范文正之進百官圖亦此意也又

教曰予自驗之凡事之幼時講熟者爲終身不忘

六藝之外事務之當知者莫如早諭教如是則用

工少而得力易矣

開戶偃臥心有所不安記昔　先朝雖在倦勤之時

而每於見天處不臥予小子可不欽承乎是以暑

月居處甚難而每念　聖祖對越之盛德自不敢

爲爾

將享　皇壇前期　御齋幄有冕而將朝之意在位

有趨而執玉之儀禮畢而退愀然有悽愴之容翌

日　語近臣曰昨曉將事利成幸甚未知　先皇帝赫赫在天之靈其能降監予小子之精誠否耶所惡乎異端者以其悖倫而遠親也恩重經亦佛書中一法而其言大報父母劬勞之恩而歷敘果報顯應之分以至上界阿鼻之圖說歷歷可指足令愚夫愚婦見而知曉故今番刊印之舉實寓感發懲創之意讀者若以崇信佛經見疑則大非夷狄則麾門牆則進之義也　以上丙辰錄

乙卯行永興　本宮追躋之禮先是北關儒生以此疏請以事體重大不許至是　教曰疇昔之夢祇

拜 聖祖有諄諄眷顧之教今玆縟儀之誕舉專
出於小子追遠之心而事亦不偶盖四百年未遑
之盛禮若有待於今日也
乙卯奉 慈駕詣華城奉觴稱壽翌日行養老宴領
議政洪樂性以下年七十以上及六十一歲人各
賜帛一疋仍與黃紬以佐鳩杖之繫本府與宴者
各加一資 教曰漢高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
猶以湯沐邑賜復矧玆華城一府鑾蹕之所駐臨
珠邱之所奉安陪我 慈宮而來瞻旄之喜就日
之誠處處衢謠萬口同辭若不別施優異之典何

以大慰是地父老之心乎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舉斯心加諸彼予每莊誦而服膺之也元子宮開講日　敎曰先正於我家有　四朝賓師之義予則尤以千載曠感常有朝暮遇之心令師傅以其家之人負山林之望首膺是命事有不偶然者予甚嘉悅焉

開講時例自度支造冊床鋪陳　敎曰儀文不可不備而寧質而毋華寧樸而毋巧以示昭儉之意可也

嘗於諸大臣入侍　元子侍坐誦小學書題　上命

大臣講論文義一大臣仰問以此言隆師親友帝王自有師矣而但居崇高之位等級截嚴誰與友之而誰敢友之乎　元子答曰君之於臣有友之道矣諸大臣皆欽歎賛頌曰此一言可基吾東方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當退而書諸策矣　上笑曰果善對之矣此文義聞甚極難雖使長者爲答無以加於此矣

楊文公家訓曰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賈太傅之言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雖以大聖人資稟若論始初入得則當以聞正言

見正事爲本

劉寛將適公侍婢誤翻羹汙朝衣寛怡然不怒曰爛汝手否朱子編之小學以爲躁暴者之戒予每以此事終近外飾喜怒自當中節而至問爛手與否則過矣

夫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故善乎觀人之國者必先其野而後其朝虞夏商周之相承富德親爵之有殊而齒則不遺者蓋年之爲貴次於事親也凡今之人不畏遺年也故其弊也將至於五品

不遜而莫之救可勝嘆哉

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故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傳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廣敬因本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一日禮行風動天下者其惟鄉飲酒乎鄉飲酒即鄉人聚會飲酒之禮也享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陽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

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
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
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
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南陔白華孝子之詩也鄉人飲酒必用此樂此之謂
推本
金文正從祀聖廡之論自昔已然而今番决意行之
者盖亦數件大義中一事也

我東先賢遺文之行世者率以集爲稱大全是集諸
家成書之謂也觀於性理大全永樂大全等書可
以知之宋文正文集之稱以大全者近於夸大而
亦失命名之義予甚惜之
畵像以祀之非禮也程子已論其非今番先正家致
祭幷揭遺像而受之云於禮甚未安
自古稱君民之德必曰聰明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是乂說命曰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是憲泰誓曰亶
聰明作元后如此者非一二中庸亦曰聰明睿智

足以有臨易亦曰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爲人上者不可不以聰明爲治觀於此義可知也

人心不宜頃刻小放然亦不可一向拘束小放則有走失之患拘束則有窒碍之弊學者當於此審察而幷用工夫也

仁專言則包義禮智而其體甚大不知者只以不忍之心偏看則過矣

中庸率性之道一句自性而言萬事萬物之理自事物而言其當然不易之理只是一理貫通無内外無彼此耳

命畫工寫冊架付之座後　教臣等曰先儒言凡人雖不程課爲看讀工夫時時入書室摩挲丌案亦足可意予平日以書籍自娱而或值事務紛多未暇誦讀則未嘗不思其言而游心寓目於此猶賢乎已也 以上戊午錄

金陵集卷之二十